



黃繼光

中国曲艺研究会編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(曲艺得獎作品选第一編)

黃 繼 光

唐 耿 良等作

中國曲艺研究会 編

通 俗 文 艺 出 版 社

內容說明



716.1
337

这一本曲艺集子，是中国曲艺研究会一九五五年中征文得獎的作品，这一編，都是評書类的。

評書“一鍋稀飯”，是写漁民父女智擒特务的故事。評話“黃繼光”，是写中国人民志願軍特等功臣黃繼光，捨身殺敌的壯烈故事。四川評書“炸冰壩”，是写人民解放軍砲兵部队，为了防止河水泛濫，砲轟河中冰壩的故事。評彈“黨員登記表”，是写山东海萊老解放区的人民群众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与敌人坚持斗争的故事。

(曲艺得獎作品选第一輯)

黃繼光

唐耿良等作

中国曲艺研究会編

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67号

宝文堂印刷厂印刷·新华書店經售

部号(文)0099 开本707×1002 1/32

印张1 5/8 字数 20,000

1956年10月第一版 195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5,000

統一書号: T 10023·78

定价: (5) 一角五分

目 錄

7

一鍋稀飯（評書）	吳 桐（1）
黃繼光（評話）	唐耿良（14）
炸冰坝（四川評書）	裴家勤（25） 何 畏
黨員登記表（評彈）	峻青原著（32） 左弦改編

一鍋稀飯

(評 書)

吳 桐

今天說的這段故事，就發生在浙江沿海的一個地方。這天的下午是平潮的時候，沿江國營水產收購站的第二號碼頭上，這船只停靠的可真不少。從遠處這麼一看哪，嚇！許多的桅杆就像一片沒有生長枝葉的大森林，您到近處再看，好！這些船只是里三層外三層，密密層層。這邊是：輪船、汽船、帆船；那邊是：一個篷的、兩個篷的、三個篷的，各種大小篷船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只見你擠我，我靠你，晃晃蕩蕩的從船羣中擠出一條小船來，船上只有一位老漢和一個小姑娘。這位老漢姓金，叫金大龍，今年有五十三歲了，一年前參加了本村的漁業生產互助組。組里實行了“早出海、晚歸港，勤撒網、多打魚”的生產方法，再加上這人多手齊，幾個魚汛，是戶戶豐收。樂的老漢笑難合口，就是睡覺，有時候都要哈哈哈哈哈笑出聲來。那小姑娘叫采蓮，看她的個子長的老高，可才只有十八歲；生得聰明勇敢，十六歲那年“三八”節她就光榮的入了團。今天是和她爸爸把組里的魚送到水產收購站，又在供銷合作社買來了拉網的棕繩、織網的青麻、

染網的洋梔、桐油、鉛絲、白粗布、毛綫、肥皂、熱水瓶、鋼筆、墨水、日記本、青菜、肉松、白綫粉、還有一瓶、(聞) 噲！好醬油。東西買的可真不少。還有許多是給別人帶的，我就不說啦。

金老漢站在船頭上左手攪着腰，右手打着涼棚看着路。采蓮右手扯着篷索，左胳膊夾住舵柄。這時候正赶上退潮，小船就像箭似的——直奔江口朝回家的方向駛去！

金老漢笑咪咪的看着女兒：“采蓮！”“爸爸。”“我看還是把舵給我吧。”“爸爸，看您又不放心啦。”“看你這孩子，我是想……”“您想什麼？”“把小風爐點着，燒點稀飯，把買來那肉松拿出點來尝尝，船也到家了，咱們爺倆也吃飽啦，省得再麻煩你媽啦。”“爸爸！”“啊？”“人家說您眼光老，您還不服氣呢。”“啊！誰說的？我非問問他不可。”“嘿嘿嘿，您說呢？”“我，我怎麼知道。”“燒飯就找女孩子做？”“噉！你說的？”“爸爸！”“好好，我來燒。”“好！您老人家辛苦啦！”“毛丫頭，我的船老大女兒，你可看好風，不燒飯，爸爸來燒，可別弄些破帽子亂給我扣。”“爸爸，我和您說着玩呢，這順風順水的，我不練習着使船，還等什麼時候呀？您說對吧爸爸？”“對！”金老漢點着了避風爐，¹從心眼里往外高興的看着采蓮，不用說別的，就這兩條辮子，又黑又粗活像兩條毛繩，兩只大眼睛總是那麼水汪汪的滴溜圓。這海藍的褲子、蘇聯花布小褂穿在她身上，就跟紡綢似的發了光。人們都說龍宮

仙女生得漂亮，可我沒看見過。我看不會比我的采蓮好。哼，想不到一個海邊上的毛丫頭竟出息得這樣，這要是倒退上個幾年說給誰聽，誰也不會相信。這孩子干起活來就跟那老行家一樣，辦起事，說起話來真跟個女幹部似的。金老漢是越想越愛想，越看越要看。采蓮掌着舵，用手理了理被海風吹蓬了的頭髮，又小心的摸了摸挂在衣襟上才買來的那枝新鋼筆。眼睛不住地四下望着。這斜西的太陽貼着水面，射出了幾道金光，正和銀白的浪花擰在一起。一對對的海鳥從遠方捕食歸來。這種景致，和采蓮的心情，靠我這張嘴來說，怕是完不成任務。

采蓮往前探了探身子。“爸爸，飯燒的怎麼樣啦？”“快啦。”金老漢一邊說，順手從紙包里——“咔”抓出一點肉松放在嘴里。“嗯，這東西真不錯啊！（嚼着）我的牙口不好，吃這個可對勁！啫啫！你也尝尝吧。”“等等吧爸爸。”“嗯！好啊！”（嚼着肉松）采蓮看着她爸爸那種喜悅的樣子，便兩只眼睛瞪着在想：我們的生產一天天的擴大起來，將來都成立了漁業生產合作社，我再學會駕駛漁輪，哼！到那時候我帶着老人家，到你想都沒想到的遠洋里去捕更大更多的魚，哎呀，我看你老人家該怎樣的高興啊！（一拍腿）“哎！皇天，咿咿咿怎麼掌掌舵跳起舞來啦，啫！差點把鍋晃翻了，小心點！”“啊！知道啦。”采蓮也忍不住的笑起來啦。“還笑呢。餓啦吧？等出了口子咱爺倆就開飯。”“爸爸，您還等什么，到口子啦。”“這麼快嗎？”

“您得看誰使的船呀？”“毛丫頭，毛手毛腳的。”金老漢用力把眼睛睜了睜，“喲！可不是。”清楚地望見了聳立在海口兩岸的兩座大山。這個地方叫石門口，這裡浪大水急，兩邊都有大沙灘。看樣子，金老漢很不放心。“采蓮，盡量往外打，貼着邊過去，一出口子浪可就更大了。”“知道了。”只見她右手往里一拉，小身子一歪，這小船可真听指揮，來了個鯉魚調頭，嘟……順着水流，騎着浪頭，貼着邊就過去啦。剛拐過山來，忽听得灘上有人喊叫：“老大，你們怎麼一個小船出海呀？”“我們是回家的。”“好，你們往這靠靠，我有事！”采蓮看着她爸爸，金老漢望灘上一瞧：只見一個人穿着一身灰不灰藍不藍的衣服，左手還提着一個東西；像是個皮包。嚶？問問他：“干什么？”“老大，我有要緊的事。”金老漢一想：“采蓮，再往灘上靠靠，怕是有什么要緊事吧？”“好，您拿篙子撐着點，退潮啦，別再攔了淺。”“好！”金老漢拿起篙子來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只見這人把鞋一脫，右手一提褲腳管，蹣着水就迎船而來，破鞋往船上一扔，兩手一拉船幫，嘿！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來啦，頭一低，脖子一伸，腰一躬，噔，哼，上了小船！這爺倆也給楞着啦。這是怎麼回事？“哎，慢點，看差點把鍋子給弄翻了。”小船晃的厲害。采蓮急的兩條辮子前後直擺。

“啊，小妹妹，你們不是回家的嗎？順便帶我兩步，我有要緊的事要辦。”“我們就回這海边上龍吞去。”“龍吞？那正好，我是到虎吞去的，不是很近嗎？”這個人一邊說着，順

手拿起篙子來一撐小船就調过头來。“噢，我到他們村里去有公事，快走吧！”“有公事？”“啊，是呀。”金老漢在一邊留神看着这个人。听他的口音像是个当地人，穿着一身制服，像个工作干部，可这身制服起碼有兩個月沒洗啦，看样子睡覺也穿着的，面黃肌瘦，像生过一場大病似的，可这两个小眼珠倒咕辮咕辮乱轉，倒挺有神。他是干什么的？对！我得問問他。“这——”還沒等金老漢开口，采蓮那边又問上啦：“哎！你去办公事怎么不派个船送送你呀？”“啊哟！你看你呀，搭个便船不是一样嗎？免得影响生產。”“你在区里工作嗎？”“是的，你見過我嗎？哈哈！”“沒有。”“噢，你沒到区上來过吧？”“我常來的。”“噫——对的，我是常在外边工作的。对啦，你們是走親戚的吧？”“我們是互助組送魚的。”“互助組？嘿！对，这互助組是互相帮助，好的很，我去虎吞就是帮他們搞生產互助运动。”“噢！”采蓮兩只眼睛瞪的溜圓看着他。“虎吞的合作社早就組織的很好啦！”“这……我是再了解一下他們的情况。”“你到誰那去？”“到陈阿發那去。”“虎吞沒听說有姓陈的！”“噢，是才派來的干部，見過嗎？嘿！嘿！嘿……”采蓮越想越觉得不对头。

只見这个人的兩只小眼睛卡巴卡巴地打量金家父女两个，見小姑娘穿着嶄新的衣服，胸前还挂着一塊小紅旗証章。哼，这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，說不定还是个青年团员呢！再看这老头，黑臉膛透着紅，紅中又發亮，是个丰衣足

食的相貌，哼！不用問，是翻身漁民；不行，苗頭不對。就見這個人：晃了晃腦袋，又咬了咬牙，聳了聳肩膀，張了張嘴，露出滿嘴黃牙，裡面還有兩顆白金牙，小眼珠突出兩個尖來。見他右手往褲腰里一抽：“對不起，今天難為你們一趟！”“啊！你干什么！”“把我送回去！”采蓮見這小子拿着個甌光瓦亮的東西——手槍，吓了一跳，“讓我們往那送！”“你叫什麼？叫也沒人聽見，乖乖的送我回去，先到南麂島，回頭我多給你們几塊大頭，哼！嘿嘿嘿……白花花洋錢比你們打上半年的魚要值的多。”“我們的船小，不好到裡面去。”“船小？跑這麼遠去送魚船不小嗎？嘿嘿嘿小姑娘，放明白些！船小走的快，走吧！今天不見明天見，多個朋友多條路，看見這個沒有！”這個時候金老漢的嘴唇直發抖，這是氣的。采蓮的兩只眼睛，越發的大了。這個海賊四下里掃了一眼，槍口向高揚一揚，對照着采蓮：“去不去？”——到底去沒去？這是后話。

讓我先說說這個海賊是哪來的，又往哪去呢？這小子姓海，叫祝峰，外號叫他“海里蹦”。是美蔣特務機關保密局大陸情報組的中校組長。他是上一個星期帶着兩個組員跟隨歸港漁船混進來的，登陸的第二天，兩個嘍囉被我們給逮捕了，他仗着地理熟，又精通些地方話，算是漏了網。“海里蹦”一看這可真是：進來容易活動難啦。怎麼辦哪？鑽來鑽去，找到了一個保險的地方，就在這石門口外大山洞里，先避避風。在這裡蹲了三天三夜，寸步不能活動，可把這小子

給蹲急啦。他想：“既來之則安之”不行，“安”不下。想來想去，到底叫他想出个好办法來——您道有什么办法？跑！逃命要緊。來了三個，沒了倆。回去跟美國顧問團報告一下困難情况，假造点情报，还不至于當場砍頭，躲在这里，总觉得脖子后边發凉。对！走！怎么走呢？不錯，口子上來往的船是不少，他們找我还找不到呢，不能自投罗網啊，沒想到总算时來运转，今天傍晚遇到个單航的小船，不能远送，先送到南麂島也算是逃出虎口，这是“海里蹦”的滿肚子的“上帝保佑”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：这金家父女兩個，被“海里蹦”用槍逼着，小船不得不朝南麂島方向航去。采蓮想起自己在團員大会上的保証：“積極參加反特斗争，支援解放台灣。”可是今天，不但沒做到，反而要送这个害人精回去。他这一肚子不知裝了多少害人的东西，想到这里恨不得用拳打自己几下。只見把脖子一揚好像有什么主意似的，見她小身子輕輕的左右一摆晃，嚇！这小船在浪里可活躍起來啦，嘩的一个浪上來，啪的一个浪下去，打得滿艙是水。这“海里蹦”餓了好几天，哪受得了这个，見他一手緊拉着船帮，一个手拿着槍，“咳！小姑娘你怎么搞的？”采蓮裝沒听见，兩只眼睛直看着風篷，嘩啦，嘩啦……金老漢心中有数，这不是浪大，是采蓮有意。好！是我的好女兒。想着便用白眼珠扫了“海里蹦”一眼，見这小子的臉比上船时候更黃啦，再看采蓮：小臉脹的血紅，額角上亮晶晶的几点汗珠，金老漢仔細一想，这事不行，若沒有我

采蓮跟着，小子，咱倆就水里見啦，有什麼本事你拿出來吧。如今不行，得告訴采蓮，要見機行事。“采蓮哪，你可小心點，往里浪可更大啦！”“海里蹦”這個時候腦袋是嗡嗡的，心裡是騰騰的，想這一老一小不好斗，我這精疲力盡，別事到如今再上了他們的當！對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搬倒瓶子洒了油，我先干掉他一個再說！只見他往四周望了一眼，把槍口對着金老漢：“噯！叫你女兒把船搞穩一點！”采蓮急的恨不得跳起來，“這也不是兵艦，穩不了！”“什麼？你再搞不穩，我先打死他！”“啊！”啪！嘩啦啦啦！開槍啦？沒有。原是采蓮一急，身子一歪，船舵動了，正撞上一個滾浪頭打在船幫上，灌了“海里蹦”一脖子水，只見他把手槍的保險機卡的一推，手一舉，牙一咬，又晃晃腦袋——把槍又放下啦。“海里蹦”為什麼又不敢開槍呢？這裡有原因。他忽然想起：我把他們干掉容易，可這個小姑娘不好斗，她要跟我豁上了，我一個人怎把這船开到南麂島呢？再說：這半路上要遇到“共軍”的巡邏艇，有他們在也可以用槍逼着他們向艇上答話，混過去。對！就這麼辦。只見“海里蹦”把手收回去，又笑嘻嘻的：“嘿嘿嘿，小妹妹你別生氣，啊呀，我這人就愛開玩笑。別生我的氣呀！我的意思是為了大家好，風浪這樣大，小心為妙，為了送我，在路上出了差錯，叫我的心裡過意不去。再說：我們都是出門在外的，還要魚幫水，水幫魚呢，嘿嘿嘿，沒別的，到地方我再送你几件美國衣服料子，毛貨，花樣又新鮮，保你滿意，嘿嘿嘿。”

采蓮一听，呀！这小子又來軟的啦。金老漢看了这番情况，肚子都气破了。心里想：小子你有什么花招都拿出来吧。又一想：不对啦，这小船越走，离大陸越远哪，这怎么办呢？——好吧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你小子你來軟的啦，嘿，老爺爺也不給你硬的。再一想，我也犯不上为你这个臭虱子燒了棉襖，哼！老爺爺还要过社会主义生活呢。只見金老漢紧了紧魚裙的腰帶，把烟袋往里一插：“采蓮！給我吧！再走远一点浪更大啦，这位官長給咱們錢，又給东西，咱們得讓人家平安無事才对呀。”“对对，对極啦！”“海里蹦”順着杆子就爬起來啦：“小妹妹，快給老伯伯吧，哎呀，哈哈，总是老人家年高有德，站得高，看的远，回头我好好的謝你們就是了。”“这个倒没什么，只是这小船比不得那大洋船哪。”“是是！”采蓮在一边直用眼睛盯着金老漢。金老漢裝沒看見，采蓮又咳嗽了一声：“啊咳！”金老漢明白女兒的意思，在这种情况下又不能明打明的告訴采蓮，心里想：孩子你放心吧！他小子有“千条妙計”，爸爸我有“一定之規”。这你可不能又气爸爸的“眼光老”，在这个情况下得說“薑是老的辣”。金老漢笑了笑：“我說長官，听你的口音是这当地人嗎？”“是呀。”“唉，真是大水冲了龍王庙，你为什么不早說呀！”金老漢和他一边說着，抽出烟袋又裝了一袋烟：“我們作老百姓的这工夫值錢，遇到个公差什么的，是能推就推。可我就好交朋友，整天在海上混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嗎！为什么‘放着大水不行船呢？’你說对吧長官？”“采蓮

“你往后要学着点。”采蓮听了也不知說句什么好。“海里蹦”听了，不由得暗暗替美國顧問团伸大拇指头，这到“共区”活动，年老的是要比年青的好弄；又想想自己这套軟硬夾攻的手段玩的漂亮。越想越高兴，不禁暗自称贊。哼！到了地方，我再干你們这两个翻身戶。他这一高兴，火往下一压，那“餓”上來啦，肚子里是噤哩咕嚕直响。

这个时候，采蓮也搭不上話，坐在小火炉旁边，心里像那火燒一样：想这船越走越远怎么办呢！金老漢早看出來了，老眼睛眨巴眨巴的看采蓮，意思是：孩子，事到如今怕不得，更急不得。金老漢不管采蓮，只是和“海里蹦”說三問四，一面背后輕輕地晃舵上那条木棍。突然！咔嚓一声，“海里蹦”連忙站起來，金老漢忙把裝好的一袋烟給了“海里蹦”：“吸袋烟吧，没什么，这桅杆年头多啦，經不住風啊！”“海里蹦”接过烟來，看了看桅杆：“不要緊吧？”“没关系。啊，那炉子里有火！”“海里蹦”弯下腰到小炉子跟前对火。这个时候鍋子里的稀飯可燒到時候了，咕嘟咕嘟直冒热气，“海里蹦”一低头，正好，“噴”——的一股米香味直奔“海里蹦”的鼻子眼鑽進，“啪”（叭打嘴）“吸”……。这小子餓了兩三天那受得了这个？他兩只小眼睛就跟看电影似的望着鍋子出神，烟也顧不得点啦。这小子这股餓死鬼样早被采蓮看出來啦；采蓮便故意的掀起鍋盖，用勺搅了搅，又用小碗盛了点端在手里。其实她那吃得下去啊！这叫：賣餃子的喝湯——引人。“海里蹦”实在是忍不

住啦：“嘿嘿，小妹妹，把这湯給我点喝，我上船时太忙啦，他們泡好了茶，我沒來得及吃。嘿嘿……。”沒等采蓮說話，金老漢說啦：“采蓮快給長官盛一碗，同船就是同家。”

“啊！”采蓮想正对勁，滿滿的盛了一碗給了“海里蹦”。只听得：嘟嚕一声，那碗稀飯下去半碗。“嚇！嘟 嘟 嘟，这么燙！”（夾白）——才开鍋那还不燙。金老漢的眼睛半睜不睜的看着采蓮，想着：飯他也吃啦，烟他也吸啦，这綫是撒出去了，可怎么釣这条魚呢？想着想着便打量“海里蹦”一眼，見他一手端着碗，那个手还拿着槍。“采蓮你快給長官拿双筷子啊！”“啊。”一看——哟！可不是。采蓮明白这个意思。“給你筷子！”“好，好。”“海里蹦”把槍往左胳膊窩一夾，接过筷子來，剛一端碗，差点把槍掉了，他四周望了望：見老的在聚精会神的掌舵，姑娘坐那吃飯，諒也無妨。

“海里蹦”就和挖心的似的，把手槍保險机推上，又插在怀里。这采蓮一見恨不得一下子扑过去咬他兩口，再不拿什么給他一下。拿什么呢？一回头，看見今天買來那一大玻璃瓶子醬油，像个大手榴彈，就这么办，先給你一下打昏了再講。采蓮剛轉身一伸手，“海里蹦”忙把筷子交与左手：“小妹妹，你干什么？”“啊……我給你拿点醬油，船上沒别的菜，倒上点过过。”金老漢心里替采蓮扑通了几扑通。可別打草惊蛇呀！再看这小子，吃醬油拌稀飯比吃炸醬面还香呢。金老漢趁这个时候，長官長，長官短，說三問四。“海里蹦”是越吃越香。这海風很大，“海里蹦”不覺地就把臉朝

着船尾背着風。金老漢一看这个節骨眼，采蓮背后先动手就好办啦。可是采蓮剛才一事未成正对着火炉出神呢。金老漢也不好叫她。一低头，見采蓮坐在一根船篙上。金老漢用脚一踩，竹篙一动，采蓮一轉臉，見“海里蹦”背朝着她，采蓮就要扑上去，金老漢連忙眼角一挤，采蓮又穩下啦，爺兩個的四只眼睛就跟会說話似的，虽然这个时候海里風浪照样嘩嘩的响着，可是金家父女覺得頓時靜悄得很，甚至采蓮覺得自己的喘气声好像太重了。采蓮一低头看見了稀飯鍋子正煮的咔达咔达响，見金老漢叭叭嘴。采蓮用手一摸——噓！燙手，用了塊漁網垫着提了提，連鍋帶飯，沒有十斤也足有八斤。这个时候金老漢眼睛一眨，嘴一叭，說时迟那时快，只听得咔喳：“哎呀，我的媽呀！”連鍋帶飯活像个黑面白里的帽子，不前不后，不左不右，正正当地給“海里蹦”扣上啦。“海里蹦”一手扑拉臉上的热稀飯，一手忙着摸槍，可是金老漢早把棍子准备好啦：啪！的一声正打在这小子右手腕上，这回“海里蹦”沒“蹦”槍蹦啦，采蓮一手搶过槍來，一手就是撲嗤！一醬油瓶；只听见一个“唉”字，那个“哟”字“海里蹦”都喊不出來啦。只見这小子蹬腿，不見他抬头。您再看这腦袋！——嘻！活像个煮破的肉包子，簡直分不出鼻眼睛嘴，滿腦袋稀飯拌醬油。金老漢就跟抓魚似的卡着“海里蹦”的脖子：“嘿，真燙手哪。”采蓮拿過來才買的新棕繩，爺兩個就和捆螃蟹一样，連头帶脚捆了十几道。这小子就跟上網的蝦子一样乱扑騰，金老漢拿起木棍來就和

釘釘子一樣，一口氣打了二十八棍。这下子“海里蹦”想蹦也蹦不動了。

爺兩個只顧打啦，可這船早順着水把頭調過來了。等爺兩個住了手，正不知到哪啦？四周是汪洋大水，忽听得远处噠噠直响。“爸爸您听这是什么声音？”爺兩個迎着声音望去——在烟霧中閃耀着一串紅綠電燈。“咱們的巡邏艇！”

采蓮掏出手帕，揩揩身上的飯粒，又擦擦汗。“采蓮，這一鍋飯帮忙不小呀！”“噯，比多打兩條大沙魚還高興呢！”“哼！那你還不願意燒飯呢。”“噫，爸爸你又……”“好啦，好啦，保證支援解放台灣，咱爺倆先交上个活的，这可是实际行动，哈哈……。”金老漢一邊說着，一邊整理篷索，爺兩個揚帆搖櫓，冲破海上晚間的烟霧，望見了祖國的海岸上，已然是萬家燈火！